

商都 钟毅

你凭什么坐在这里

陈鲁民

上世纪30年代,著名曲学家吴梅曾任教北京大学,当时,唱曲子还被传统学圈视为“小道末技”,北大聘请吴梅讲课,就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。连北大的大学者黄侃也非常不满,两人曾经在酒醉后发生口角,甚至动起手来。还有一次,黄侃讲完课,发现吴梅坐在教授专用沙发上休息,于是怒问:“你凭什么坐在这里?”吴梅理直气壮地答道:“我凭元曲。”

吴梅还真不吹牛,他不仅自己写词度曲,是当时首屈一指的传奇杂剧作家,还能唱曲,师承昆腔正宗,为当时公认的曲学大家。他甚至还擅长表演,尤其擅长青衣、老旦,每逢庙会,必参加演唱,被人称赞为“著、度、演、藏各色俱全之曲学大师者”。

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刘克典是著名《庄子》研究专家,学问大,脾气也大,他上课的第一句话是:“《庄子》懂,我是不懂的喽,也没有人懂。”其自负由此可见一斑。这且不说,他在抗战时期跑防空洞,有一次看见作家沈从文也在跑,很是生气,大声喊道:“我跑防空洞,是为《庄子》跑,我死了就没人讲《庄

子》了,你凭什么跑?”轻蔑之情溢于言表。好在沈从文脾气好,不与他一般见识。其实人家沈从文的成就并不比他小,人家凭的是著名小说《边城》,凭的是畅销一时的《湘行散记》,凭的是精深的文学造诣,凭的是在读著中的巨大影响。

是啊,大千世界,芸芸众生,我们每个人都不妨互相问问,你凭什么坐在这里?

成都武侯祠里,问问诸葛亮,你凭什么坐在这里?凭隆中妙对,三分天下;凭运筹帷幄,决胜千里之外;凭借东风,空城计;凭《前出师表》、《后出师表》;凭“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”。

杭州岳庙里,问问岳飞,你凭什么坐在这里?凭刻在背上的“精忠报国”,凭印在心里的“还我河山”;凭四次北伐,收复襄阳;凭朱仙镇大捷,大破拐子军;凭“撼山易,撼岳家军难”,还凭“天日昭昭,天日昭昭”。

南京中山纪念馆,问问孙中山,你凭什么坐在这里?凭的是屡战屡败,屡败屡战,起义数十次;凭的是推翻帝制,创造共和;凭的是联俄联共,扶助农工;凭的是光明磊落,天下为公。

问完古人前贤,再问问自己。座无虚席的教室里,众目睽睽的讲台上,你凭什么站在这里?是凭本事、“绝活”吃饭,凭真才实学站稳讲台,凭自己有一“桶水”;还是凭老资格占茅坑,凭照本宣科糊弄学生,凭不学无术混日子?

美丽明亮的舞台上,你凭什么站在这里?是凭精湛艺术功力,凭高超表演技巧,凭美妙歌喉,凭潇洒舞姿;还是凭哥们关系,凭请客送礼,甚至于凭肮脏的“潜规则”?

宽敞舒适的办公室,你凭什么坐在这里?是凭的过入本事,凭的高等学历,凭的不凡政绩、凭的聪明才智还是凭的其他本事?

不论我们是干什么工作的,都需要经常地问一问,你凭什么坐在这里?这一问可能会问出一身汗,这会让我们不敢懒惰,不敢懈怠,会逼着我们不断进取,更上层楼。别以为你坐得很稳,你的座位是“铁杆庄稼”、“铁饭碗”,睁开眼看看,同行竞争激烈,不进则退,后生可畏,正潮水般涌来。如果不肯居安思危,不愿未雨绸缪,早晚会被剥夺“坐在这里”的权利。

鸡司晨,狗守户,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位置,或显赫或平常,或端坐或站立,坐在这里要坐得心安理得,问心无愧,站在这里也要站得堂堂正正,让人服气。



向日葵(水彩画) 吴少明

郑邑旧事

东汉名臣杜密

李景会

杜密是古代名臣,字周甫,东汉颍川阳城(今郑州登封)人,生年不详,卒于169年。东汉桓帝时,他与名士李膺齐名,时称李杜,为东汉“八俊”之一,太学生称誉杜密为“天下良辅杜周甫”。

杜密为人厚道,又由于才华出众,杜密受到朝廷重用,被派到河北北部任郡太守。随后,杜密又几经升迁,先后做过山东泰山太守、北海相、尚书令、河南尹等官职。杜密为官清正廉洁,执法严明,且知人善任。在官官相护之风盛行的古代官场,官家子弟违法犯罪后由于无人愿意去得罪,因此总是逍遥法外。杜密却不徇私情,对官家子弟有奸作恶行为者,“皆加收捕”,与庶民百姓一视同仁。在担任泰山太守、北海相时,杜密就以捕治作恶多端的官宦子弟而闻名。同时,杜密又是一位慧眼识得千里马的伯乐。当时的北海高密(今山东高密)人郑玄,家境贫寒,却勤奋好学。后来,因为生计所迫,郑玄18岁时只好弃学,暂时充任乡里主管收税、徭役等事务的小官,这时,郑玄依旧刻苦攻读。郑玄21岁时,杜密途经高密,发现郑玄在孜孜不倦地读书,虔诚而认真。杜密认定郑玄是个人才,“即召署郡职,遂遣就学”,使他专心致志地学习。在杜密的大力扶持下,郑玄踌躇满志地踏上了游学之路,并就学于名儒马融。40岁时,郑玄以“博极群书,精历数图纬之言,兼精算术”而闻名遐迩,当时,“山东(太行山以东)学人无有出其右者”,成百上千的人拜他为师。郑玄对经学的研究兼收并蓄,著作等身,“凡百余万言”,学者无不叹服,他的学说被称为“郑学”。郑玄能成为著名的经学大师,和杜密的发现赏识是分不开的。

汉灵帝时,陈蕃辅政,杜密又出任太仆一职,最终位极人臣。不久,因党锢之祸,杜密愤然自杀,把生死置之度外,用生命捍卫人间的道义。作为东汉名臣,杜密因为舍生取义而名垂青史。

其见解之敏锐,批评之大胆,正如为本书作序的章培恒先生所言:敢于说真话。他坦言自己一直视庄子为亲密师友,而对孔子是尊敬;钦佩白居易之为人,推崇其成就不亚于李、杜。他直抒己见,对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影响给予高度评价,还对现代文学大师作了重新排名。至于中国文学中被卫道士们视作禁区的领域,他也有极其生动的阐述。如对相学做了科学的考证,提出鉴人是一门学问。还专辟一章介绍中国性文化,认为“研究中国人的性文化史,正视色情文学的危害与对情色文字的宽容”,才是比较科学的态度。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《我读过的99本书》 传英 作者曹正文主编《新民晚报》的读书专版20年,出版各类专著55部,主编各类丛书100多部,内容涉及古典文学、动物小品、读书笔记、旅游文学等各个领域,其涉猎之广、书目之多难以计数。本书为曹先生长期爱书、写书、编书的缩影集,可谓“海选”的结果,属于自传体荐书录。本书的优点是博览群书,读者可以轻松地从曹先生的笔尖去接触各种文学体裁,既有诗词、戏剧、小说,又有哲学、历史、绘画……古今中外、洋洋大观。曹先生观点新鲜独特,谈书评书多有妙论。

夜深了,火车还在不知疲倦地疾驶。她身边的民工大叔躺在座位上扯着轻微的呼噜,嘴角流出了口水,把衣服都潮湿了一小片。看得出,民工大叔睡得正香。巡逻的乘警转到别的车厢去了,她看了看四周,乘客们都一个个在打瞌睡,她暗暗吸了口气,鼓了鼓勇气,把颤抖着的手悄悄伸向民工大叔的裤子口袋,民工大叔的裤子口袋里装着鼓囊囊的钱包,钱包的一个角已从口袋里露了出来,只要用手指头轻轻一夹,钱包就出来了。可是,毕竟是破天荒干这事儿,既紧张又害怕,心里边

咚咚狂跳,她的手刚接触到民工大叔的裤子口袋,就又猛地缩了回来。她恼恨自己没有小偷的勇气,同时也恼恨小偷,因为她上火车的时候,她的小挎包被小偷偷走了。火车驶出两站后,是别的乘客嚷嚷着丢了钱包,她才发现自己的小挎包不见了,包里装有300多块钱,自然也一同丢了。乘警也只是简单地作了笔录,并没有给她和那个丢钱的乘客什么实质性的帮助。那个丢钱的乘客向乘警要钱,说他身上没一点钱了。乘警苦笑了一下,说我每天碰到这样的事儿多了,都把钱给你们,我喝西北风?我还要养家糊口呢……如果你们的车票也丢了,我可以写个条子让你们出站,其他的要我无能为力。她失望地从乘警室回到车厢里,她思

付半天,想把自己的窘况给周围的乘客说一下,或许能得到大家的热心帮助。可是,没等她想好如何开口,就隐隐约约听到周围的乘客在议论,有人说,丢不丢谁知道,乘警不准是想骗取大家的同情,让大家给她捐钱哩。马上有人接口说就是,现在啥样的骗子都有,这种事儿我见得多了……她红着脸低着头一声没吭,仿佛自己真的是骗子。这下,把她向其他乘客讨要路费的想法彻底打消了。

想到这里,她忍不住又一次伸出了娇嫩的手,伸向那个近在咫尺的钱包。她想自己只需要百儿八十的路费,多余的还给民工大叔。她的心在跳,手在抖……终于,她的手接触到了那个诱人的钱包,她轻轻一拉,钱包出来了大半截。这时,她下意识地抬起头,忽然发现乘警站在车厢的接口处,死死地盯着自己。她感觉自己的脑袋“轰”地

大了,思维暂时出现了短路。她回过神后,发现乘警盯着她,正一步一步向她走来。她条件反射似地忙站了起来,往车厢另一头走去。乘警的嘴角好像牵出一丝冷笑,一步步紧靠着她走过来。她来到一个窗口处,手摸到了窗户上的销子,心说只要乘警过来抓她,她就推开窗户跳下去。乘警显然也看出了她的企图,愣怔了一下,随后忽然摇晃着身子歪倒了下去,就倒在了她面前不远处。乘客们都在熟睡,没有一个人发觉。她来不及多想,本能地奔了过去,大声叫道:“有人昏倒了,有人昏倒了……”

她刚弯下腰去拉乘警,想把乘警搀扶起来,没想到乘警睁开眼睛,一把攥住了她的手,得意地笑了。她一下子傻了!

这时候,喇叭里忽然传来了乘务员甜美的声音:“各位乘客你们好,列车正在通过黄河铁路大桥,请大家不要开窗……”

她蓦地什么都明白了,不顾问上来的乘客,红着脸对乘警说:“谢谢你……”

乘警微微一笑,说:“小妹妹,你说的是什么呀?”

第二天,乘警把她单独叫到了乘警室,乘警让她打了个借条,给了她100块钱的路费。乘警还对她说,要谢谢你自己,是你自己救了自己!

长日(水彩画) 程林新

我最喜欢秋天的况味和意境。春天是希望的季节,夏天是生长的季节,冬天是收藏的季节,而秋天是收获的季节。一进进了九月,就有了秋意了,秋意在一个多雾的黎明溜来,到了炎热的下午便不见踪影。广袤的北方,一到秋天,最明显的是颜色的变化。似乎是一夜之间,漫山遍野的绿色都变成了满眼金黄。金黄色的叶子和金黄色的果实,在金黄

衫,一首诗或者一篇美文就这样出世了。秋天的田野里到处都是农人的身影,一车一车的成熟的庄稼行进在弯弯的乡间小路上。间或会有几声欢快的歌声传来,那是农人发自内心的喜悦。天空中飞翔的天鹅,有排成人字形南飞的鸿雁,湖里是成群野鸭的绿色都变成了满眼金黄。金黄色的叶子和金黄色的果实,在金黄

色的土地上,演奏起金黄色的乐章。这一切都是从一枚落叶开始的。在某一天的清晨,像平日一样起来晨练,突然发现踩着了一枚叶子,或许是梧桐的叶子,或许是槐树的叶子,也许是白杨的叶子。叶子是金黄色的,静静地躺在地上。下意识里就想起了“一叶落而知天下秋”的意味,你豁然醒悟,秋天来了。你会闻到弥漫在天空中的轻微的茴香气息,还有金菊的芬芳气味。

最不同的还是秋天的雨。它与夏天的雨就完全不同,一阵凉风吹来,一场雨就纷纷地落下来了,没有漫天乌云,也没有雷电交加,在不知不觉之间,雨就淅淅沥沥地下来了。而且一下下个不停,有时是一天,有时是两天,甚至有时候一周都没有停。雨是那种细细的雨丝,缠绵绵绵。这个时候,多情的才子是不会待在家里的。一个人走在山坡的小路上,走在青石板的小巷深处,任凭蒙蒙细雨淋湿了衣

乐。当时的北海高密(今山东高密)人郑玄,家境贫寒,却勤奋好学。后来,因为生计所迫,郑玄18岁时只好弃学,暂时充任乡里主管收税、徭役等事务的小官,这时,郑玄依旧刻苦攻读。郑玄21岁时,杜密途经高密,发现郑玄在孜孜不倦地读书,虔诚而认真。杜密认定郑玄是个人才,“即召署郡职,遂遣就学”,使他专心致志地学习。在杜密的大力扶持下,郑玄踌躇满志地踏上了游学之路,并就学于名儒马融。40岁时,郑玄以“博极群书,精历数图纬之言,兼精算术”而闻名遐迩,当时,“山东(太行山以东)学人无有出其右者”,成百上千的人拜他为师。郑玄对经学的研究兼收并蓄,著作等身,“凡百余万言”,学者无不叹服,他的学说被称为“郑学”。郑玄能成为著名的经学大师,和杜密的发现赏识是分不开的。

汉灵帝时,陈蕃辅政,杜密又出任太仆一职,最终位极人臣。不久,因党锢之祸,杜密愤然自杀,把生死置之度外,用生命捍卫人间的道义。作为东汉名臣,杜密因为舍生取义而名垂青史。

其见解之敏锐,批评之大胆,正如为本书作序的章培恒先生所言:敢于说真话。他坦言自己一直视庄子为亲密师友,而对孔子是尊敬;钦佩白居易之为人,推崇其成就不亚于李、杜。他直抒己见,对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影响给予高度评价,还对现代文学大师作了重新排名。至于中国文学中被卫道士们视作禁区的领域,他也有极其生动的阐述。如对相学做了科学的考证,提出鉴人是一门学问。还专辟一章介绍中国性文化,认为“研究中国人的性文化史,正视色情文学的危害与对情色文字的宽容”,才是比较科学的态度。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《我读过的99本书》 传英 作者曹正文主编《新民晚报》的读书专版20年,出版各类专著55部,主编各类丛书100多部,内容涉及古典文学、动物小品、读书笔记、旅游文学等各个领域,其涉猎之广、书目之多难以计数。本书为曹先生长期爱书、写书、编书的缩影集,可谓“海选”的结果,属于自传体荐书录。本书的优点是博览群书,读者可以轻松地从曹先生的笔尖去接触各种文学体裁,既有诗词、戏剧、小说,又有哲学、历史、绘画……古今中外、洋洋大观。曹先生观点新鲜独特,谈书评书多有妙论。

夜深了,火车还在不知疲倦地疾驶。她身边的民工大叔躺在座位上扯着轻微的呼噜,嘴角流出了口水,把衣服都潮湿了一小片。看得出,民工大叔睡得正香。巡逻的乘警转到别的车厢去了,她看了看四周,乘客们都一个个在打瞌睡,她暗暗吸了口气,鼓了鼓勇气,把颤抖着的手悄悄伸向民工大叔的裤子口袋,民工大叔的裤子口袋里装着鼓囊囊的钱包,钱包的一个角已从口袋里露了出来,只要用手指头轻轻一夹,钱包就出来了。可是,毕竟是破天荒干这事儿,既紧张又害怕,心里边

咚咚狂跳,她的手刚接触到民工大叔的裤子口袋,就又猛地缩了回来。她恼恨自己没有小偷的勇气,同时也恼恨小偷,因为她上火车的时候,她的小挎包被小偷偷走了。火车驶出两站后,是别的乘客嚷嚷着丢了钱包,她才发现自己的小挎包不见了,包里装有300多块钱,自然也一同丢了。乘警也只是简单地作了笔录,并没有给她和那个丢钱的乘客什么实质性的帮助。那个丢钱的乘客向乘警要钱,说他身上没一点钱了。乘警苦笑了一下,说我每天碰到这样的事儿多了,都把钱给你们,我喝西北风?我还要养家糊口呢……如果你们的车票也丢了,我可以写个条子让你们出站,其他的要我无能为力。她失望地从乘警室回到车厢里,她思

付半天,想把自己的窘况给周围的乘客说一下,或许能得到大家的热心帮助。可是,没等她想好如何开口,就隐隐约约听到周围的乘客在议论,有人说,丢不丢谁知道,乘警不准是想骗取大家的同情,让大家给她捐钱哩。马上有人接口说就是,现在啥样的骗子都有,这种事儿我见得多了……她红着脸低着头一声没吭,仿佛自己真的是骗子。这下,把她向其他乘客讨要路费的想法彻底打消了。

想到这里,她忍不住又一次伸出了娇嫩的手,伸向那个近在咫尺的钱包。她想自己只需要百儿八十的路费,多余的还给民工大叔。她的心在跳,手在抖……终于,她的手接触到了那个诱人的钱包,她轻轻一拉,钱包出来了大半截。这时,她下意识地抬起头,忽然发现乘警站在车厢的接口处,死死地盯着自己。她感觉自己的脑袋“轰”地

大了,思维暂时出现了短路。她回过神后,发现乘警盯着她,正一步一步向她走来。她条件反射似地忙站了起来,往车厢另一头走去。乘警的嘴角好像牵出一丝冷笑,一步步紧靠着她走过来。她来到一个窗口处,手摸到了窗户上的销子,心说只要乘警过来抓她,她就推开窗户跳下去。乘警显然也看出了她的企图,愣怔了一下,随后忽然摇晃着身子歪倒了下去,就倒在了她面前不远处。乘客们都在熟睡,没有一个人发觉。她来不及多想,本能地奔了过去,大声叫道:“有人昏倒了,有人昏倒了……”

她刚弯下腰去拉乘警,想把乘警搀扶起来,没想到乘警睁开眼睛,一把攥住了她的手,得意地笑了。她一下子傻了!

这时候,喇叭里忽然传来了乘务员甜美的声音:“各位乘客你们好,列车正在通过黄河铁路大桥,请大家不要开窗……”

她蓦地什么都明白了,不顾问上来的乘客,红着脸对乘警说:“谢谢你……”

乘警微微一笑,说:“小妹妹,你说的是什么呀?”

第二天,乘警把她单独叫到了乘警室,乘警让她打了个借条,给了她100块钱的路费。乘警还对她说,要谢谢你自己,是你自己救了自己!

长日(水彩画) 程林新

我最喜欢秋天的况味和意境。春天是希望的季节,夏天是生长的季节,冬天是收藏的季节,而秋天是收获的季节。一进进了九月,就有了秋意了,秋意在一个多雾的黎明溜来,到了炎热的下午便不见踪影。广袤的北方,一到秋天,最明显的是颜色的变化。似乎是一夜之间,漫山遍野的绿色都变成了满眼金黄。金黄色的叶子和金黄色的果实,在金黄

衫,一首诗或者一篇美文就这样出世了。秋天的田野里到处都是农人的身影,一车一车的成熟的庄稼行进在弯弯的乡间小路上。间或会有几声欢快的歌声传来,那是农人发自内心的喜悦。天空中飞翔的天鹅,有排成人字形南飞的鸿雁,湖里是成群野鸭的绿色都变成了满眼金黄。金黄色的叶子和金黄色的果实,在金黄

色的土地上,演奏起金黄色的乐章。这一切都是从一枚落叶开始的。在某一天的清晨,像平日一样起来晨练,突然发现踩着了一枚叶子,或许是梧桐的叶子,或许是槐树的叶子,也许是白杨的叶子。叶子是金黄色的,静静地躺在地上。下意识里就想起了“一叶落而知天下秋”的意味,你豁然醒悟,秋天来了。你会闻到弥漫在天空中的轻微的茴香气息,还有金菊的芬芳气味。

最不同的还是秋天的雨。它与夏天的雨就完全不同,一阵凉风吹来,一场雨就纷纷地落下来了,没有漫天乌云,也没有雷电交加,在不知不觉之间,雨就淅淅沥沥地下来了。而且一下下个不停,有时是一天,有时是两天,甚至有时候一周都没有停。雨是那种细细的雨丝,缠绵绵绵。这个时候,多情的才子是不会待在家里的。一个人走在山坡的小路上,走在青石板的小巷深处,任凭蒙蒙细雨淋湿了衣

乐。当时的北海高密(今山东高密)人郑玄,家境贫寒,却勤奋好学。后来,因为生计所迫,郑玄18岁时只好弃学,暂时充任乡里主管收税、徭役等事务的小官,这时,郑玄依旧刻苦攻读。郑玄21岁时,杜密途经高密,发现郑玄在孜孜不倦地读书,虔诚而认真。杜密认定郑玄是个人才,“即召署郡职,遂遣就学”,使他专心致志地学习。在杜密的大力扶持下,郑玄踌躇满志地踏上了游学之路,并就学于名儒马融。40岁时,郑玄以“博极群书,精历数图纬之言,兼精算术”而闻名遐迩,当时,“山东(太行山以东)学人无有出其右者”,成百上千的人拜他为师。郑玄对经学的研究兼收并蓄,著作等身,“凡百余万言”,学者无不叹服,他的学说被称为“郑学”。郑玄能成为著名的经学大师,和杜密的发现赏识是分不开的。

汉灵帝时,陈蕃辅政,杜密又出任太仆一职,最终位极人臣。不久,因党锢之祸,杜密愤然自杀,把生死置之度外,用生命捍卫人间的道义。作为东汉名臣,杜密因为舍生取义而名垂青史。

其见解之敏锐,批评之大胆,正如为本书作序的章培恒先生所言:敢于说真话。他坦言自己一直视庄子为亲密师友,而对孔子是尊敬;钦佩白居易之为人,推崇其成就不亚于李、杜。他直抒己见,对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影响给予高度评价,还对现代文学大师作了重新排名。至于中国文学中被卫道士们视作禁区的领域,他也有极其生动的阐述。如对相学做了科学的考证,提出鉴人是一门学问。还专辟一章介绍中国性文化,认为“研究中国人的性文化史,正视色情文学的危害与对情色文字的宽容”,才是比较科学的态度。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《我读过的99本书》 传英 作者曹正文主编《新民晚报》的读书专版20年,出版各类专著55部,主编各类丛书100多部,内容涉及古典文学、动物小品、读书笔记、旅游文学等各个领域,其涉猎之广、书目之多难以计数。本书为曹先生长期爱书、写书、编书的缩影集,可谓“海选”的结果,属于自传体荐书录。本书的优点是博览群书,读者可以轻松地从曹先生的笔尖去接触各种文学体裁,既有诗词、戏剧、小说,又有哲学、历史、绘画……古今中外、洋洋大观。曹先生观点新鲜独特,谈书评书多有妙论。

夜深了,火车还在不知疲倦地疾驶。她身边的民工大叔躺在座位上扯着轻微的呼噜,嘴角流出了口水,把衣服都潮湿了一小片。看得出,民工大叔睡得正香。巡逻的乘警转到别的车厢去了,她看了看四周,乘客们都一个个在打瞌睡,她暗暗吸了口气,鼓了鼓勇气,把颤抖着的手悄悄伸向民工大叔的裤子口袋,民工大叔的裤子口袋里装着鼓囊囊的钱包,钱包的一个角已从口袋里露了出来,只要用手指头轻轻一夹,钱包就出来了。可是,毕竟是破天荒干这事儿,既紧张又害怕,心里边

咚咚狂跳,她的手刚接触到民工大叔的裤子口袋,就又猛地缩了回来。她恼恨自己没有小偷的勇气,同时也恼恨小偷,因为她上火车的时候,她的小挎包被小偷偷走了。火车驶出两站后,是别的乘客嚷嚷着丢了钱包,她才发现自己的小挎包不见了,包里装有300多块钱,自然也一同丢了。乘警也只是简单地作了笔录,并没有给她和那个丢钱的乘客什么实质性的帮助。那个丢钱的乘客向乘警要钱,说他身上没一点钱了。乘警苦笑了一下,说我每天碰到这样的事儿多了,都把钱给你们,我喝西北风?我还要养家糊口呢……如果你们的车票也丢了,我可以写个条子让你们出站,其他的要我无能为力。她失望地从乘警室回到车厢里,她思

付半天,想把自己的窘况给周围的乘客说一下,或许能得到大家的热心帮助。可是,没等她想好如何开口,就隐隐约约听到周围的乘客在议论,有人说,丢不丢谁知道,乘警不准是想骗取大家的同情,让大家给她捐钱哩。马上有人接口说就是,现在啥样的骗子都有,这种事儿我见得多了……她红着脸低着头一声没吭,仿佛自己真的是骗子。这下,把她向其他乘客讨要路费的想法彻底打消了。

想到这里,她忍不住又一次伸出了娇嫩的手,伸向那个近在咫尺的钱包。她想自己只需要百儿八十的路费,多余的还给民工大叔。她的心在跳,手在抖……终于,她的手接触到了那个诱人的钱包,她轻轻一拉,钱包出来了大半截。这时,她下意识地抬起头,忽然发现乘警站在车厢的接口处,死死地盯着自己。她感觉自己的脑袋“轰”地

大了,思维暂时出现了短路。她回过神后,发现乘警盯着她,正一步一步向她走来。她条件反射似地忙站了起来,往车厢另一头走去。乘警的嘴角好像牵出一丝冷笑,一步步紧靠着她走过来。她来到一个窗口处,手摸到了窗户上的销子,心说只要乘警过来抓她,她就推开窗户跳下去。乘警显然也看出了她的企图,愣怔了一下,随后忽然摇晃着身子歪倒了下去,就倒在了她面前不远处。乘客们都在熟睡,没有一个人发觉。她来不及多想,本能地奔了过去,大声叫道:“有人昏倒了,有人昏倒了……”

她刚弯下腰去拉乘警,想把乘警搀扶起来,没想到乘警睁开眼睛,一把攥住了她的手,得意地笑了。她一下子傻了!

这时候,喇叭里忽然传来了乘务员甜美的声音:“各位乘客你们好,列车正在通过黄河铁路大桥,请大家不要开窗……”

她蓦地什么都明白了,不顾问上来的乘客,红着脸对乘警说:“谢谢你……”

乘警微微一笑,说:“小妹妹,你说的是什么呀?”

第二天,乘警把她单独叫到了乘警室,乘警让她打了个借条,给了她100块钱的路费。乘警还对她说,要谢谢你自己,是你自己救了自己!

长日(水彩画) 程林新

我最喜欢秋天的况味和意境。春天是希望的季节,夏天是生长的季节,冬天是收藏的季节,而秋天是收获的季节。一进进了九月,就有了秋意了,秋意在一个多雾的黎明溜来,到了炎热的下午便不见踪影。广袤的北方,一到秋天,最明显的是颜色的变化。似乎是一夜之间,漫山遍野的绿色都变成了满眼金黄。金黄色的叶子和金黄色的果实,在金黄

衫,一首诗或者一篇美文就这样出世了。秋天的田野里到处都是农人的身影,一车一车的成熟的庄稼行进在弯弯的乡间小路上。间或会有几声欢快的歌声传来,那是农人发自内心的喜悦。天空中飞翔的天鹅,有排成人字形南飞的鸿雁,湖里是成群野鸭的绿色都变成了满眼金黄。金黄色的叶子和金黄色的果实,在金黄

色的土地上,演奏起金黄色的乐章。这一切都是从一枚落叶开始的。在某一天的清晨,像平日一样起来晨练,突然发现踩着了一枚叶子,或许是梧桐的叶子,或许是槐树的叶子,也许是白杨的叶子。叶子是金黄色的,静静地躺在地上。下意识里就想起了“一叶落而知天下秋”的意味,你豁然醒悟,秋天来了。你会闻到弥漫在天空中的轻微的茴香气息,还有金菊的芬芳气味。

最不同的还是秋天的雨。它与夏天的雨就完全不同,一阵凉风吹来,一场雨就纷纷地落下来了,没有漫天乌云,也没有雷电交加,在不知不觉之间,雨就淅淅沥沥地下来了。而且一下下个不停,有时是一天,有时是两天,甚至有时候一周都没有停。雨是那种细细的雨丝,缠绵绵绵。这个时候,多情的才子是不会待在家里的。一个人走在山坡的小路上,走在青石板的小巷深处,任凭蒙蒙细雨淋湿了衣

乐。当时的北海高密(今山东高密)人郑玄,家境贫寒,却勤奋好学。后来,因为生计所迫,郑玄18岁时只好弃学,暂时充任乡里主管收税、徭役等事务的小官,这时,郑玄依旧刻苦攻读。郑玄21岁时,杜密途经高密,发现郑玄在孜孜不倦地读书,虔诚而认真。杜密认定郑玄是个人才,“即召署郡职,遂遣就学”,使他专心致志地学习。在杜密的大力扶持下,郑玄踌躇满志地踏上了游学之路,并就学于名儒马融。40岁时,郑玄以“博极群书,精历数图纬之言,兼精算术”而闻名遐迩,当时,“山东(太行山以东)学人无有出其右者”,成百上千的人拜他为师。郑玄对经学的研究兼收并蓄,著作等身,“凡百余万言”,学者无不叹服,他的学说被称为“郑学”。郑玄能成为著名的经学大师,和杜密的发现赏识是分不开的。

汉灵帝时,陈蕃辅政,杜密又出任太仆一职,最终位极人臣。不久,因党锢之祸,杜密愤然自杀,把生死置之度外,用生命捍卫人间的道义。作为东汉名臣,杜密因为舍生取义而名垂青史。

其见解之敏锐,批评之大胆,正如为本书作序的章培恒先生所言:敢于说真话。他坦言自己一直视庄子为亲密师友,而对孔子是尊敬;钦佩白居易之为人,推崇其成就不亚于李、杜。他直抒己见,对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影响给予高度评价,还对现代文学大师作了重新排名。至于中国文学中被卫道士们视作禁区的领域,他也有极其生动的阐述。如对相学做了科学的考证,提出鉴人是一门学问。还专辟一章介绍中国性文化,认为“研究中国人的性文化史,正视色情文学的危害与对情色文字的宽容”,才是比较科学的态度。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《我读过的99本书》 传英 作者曹正文主编《新民晚报》的读书专版20年,出版各类专著55部,主编各类丛书100多部,内容涉及古典文学、动物小品、读书笔记、旅游文学等各个领域,其涉猎之广、书目之多难以计数。本书为曹先生长期爱书、写书、编书的缩影集,可谓“海选”的结果,属于自传体荐书录。本书的优点是博览群书,读者可以轻松地从曹先生的笔尖去接触各种文学体裁,既有诗词、戏剧、小说,又有哲学、历史、绘画……古今中外、洋洋大观。曹先生观点新鲜独特,谈书评书多有妙论。

夜深了,火车还在不知疲倦地疾驶。她身边的民工大叔躺在座位上扯着轻微的呼噜,嘴角流出了口水,把衣服都潮湿了一小片。看得出,民工大叔睡得正香。巡逻的乘警转到别的车厢去了,她看了看四周,乘客们都一个个在打瞌睡,她暗暗吸了口气,鼓了鼓勇气,把颤抖着的手悄悄伸向民工大叔的裤子口袋,民工大叔的裤子口袋里装着鼓囊囊的钱包,钱包的一个角已从口袋里露了出来,只要用手指头轻轻一夹,钱包就出来了。可是,毕竟是破天荒干这事儿,既紧张又害怕,心里边

咚咚狂跳,她的手刚接触到民工大叔的裤子口袋,就又猛地缩了回来。她恼恨自己没有小偷的勇气,同时也恼恨小偷,因为她上火车的时候,她的小挎包被小偷偷走了。火车驶出两站后,是别的乘客嚷嚷着丢了钱包,她才发现自己的小挎包不见了,包里装有300多块钱,自然也一同丢了。乘警也只是简单地作了笔录,并没有给她和那个丢钱的乘客什么实质性的帮助。那个丢钱的乘客向乘警要钱,说他身上没一点钱了。乘警苦笑了一下,说我每天碰到这样的事儿多了,都把钱给你们,我喝西北风?我还要养家糊口呢……如果你们的车票也丢了,我可以写个条子让你们出站,其他的要我无能为力。她失望地从乘警室回到车厢里,她思

付半天,想把自己的窘况给周围的乘客说一下,或许能得到大家的热心帮助。可是,没等她想好如何开口,就隐隐约约听到周围的乘客在议论,有人说,丢不丢谁知道,乘警不准是想骗取大家的同情,让大家给她捐钱哩。马上有人接口说就是,现在啥样的骗子都有,这种事儿我见得多了……她红着脸低着头一声没吭,仿佛自己真的是骗子。这下,把她向其他乘客讨要路费的想法彻底打消了。

想到这里,她忍不住又一次伸出了娇嫩的手,伸向那个近在咫尺的钱包。她想自己只需要百儿八十的路费,多余的还给民工大叔。她的心在跳,手在抖……终于,她的手接触到了那个诱人的钱包,她轻轻一拉,钱包出来了大半截。这时,她下意识地抬起头,忽然发现乘警站在车厢的接口处,死死地盯着自己。她感觉自己的脑袋“轰”地

大了,思维暂时出现了短路。她回过神后,发现乘警盯着她,正一步一步向她走来。她条件反射似地忙站了起来,往车厢另一头走去。乘警的嘴角好像牵出一丝冷笑,一步步紧靠着她走过来。她来到一个窗口处,手摸到了窗户上的销子,心说只要乘警过来抓她,她就推开窗户跳下去。乘警显然也看出了她的企图,愣怔了一下,随后忽然摇晃着身子歪倒了下去,就倒在了她面前不远处。乘客们都在熟睡,没有一个人发觉。她来不及多想,本能地奔了过去,大声叫道:“有人昏倒了,有人昏倒了……”

她刚弯下腰去拉乘警,想把乘警搀扶起来,没想到乘警睁开眼睛,一把攥住了她的手,得意地笑了。她一下子傻了!

这时候,喇叭里忽然传来了乘务员甜美的声音:“各位乘客你们好,列车正在通过黄河铁路大桥,请大家不要开窗……”

她蓦地什么都明白了,不顾问上来的乘客,红着脸对乘警说:“谢谢你……”

乘警微微一笑,说:“小妹妹,你说的是什么呀?”

第二天,乘警把她单独叫到了乘警室,乘警让她打了个借条,给了她100块钱的路费。乘警还对她说,要谢谢你自己,是你自己救了自己!

长日(水彩画) 程林新

我最喜欢秋天的况味和意境。春天是希望的季节,夏天是生长的季节,冬天是收藏的季节,而秋天是收获的季节。一进进了九月,就有了秋意了,秋意在一个多雾的黎明溜来,到了炎热的下午便不见踪影。广袤的北方,一到秋天,最明显的是颜色的变化。似乎是一夜之间,漫山遍野的绿色都变成了满眼金黄。金黄色的叶子和金黄色的果实,在金黄

衫,一首诗或者一篇美文就这样出世了。秋天的田野里到处都是农人的身影,一车一车的成熟的庄稼行进在弯弯的乡间小路上。间或会有几声欢快的歌声传来,那是农人发自内心的喜悦。天空中飞翔的天鹅,有排成人字形南飞的鸿雁,湖里是成群野鸭的绿色都变成了满眼金黄。金黄色的叶子和金黄色的果实,在金黄

色的土地上,演奏起金黄色的乐章。这一切都是从一枚落叶开始的。在某一天的清晨,像平日一样起来晨练,突然发现踩着了一枚叶子,或许是梧桐的叶子,或许是槐树的叶子,也许是白杨的叶子。叶子是金黄色的,静静地躺在地上。下意识里就想起了“一叶落而知天下秋”的意味,你豁然醒悟,秋天来了。你会闻到弥漫在天空中的轻微的茴香气息,还有金菊的芬芳气味。

最不同的还是秋天的雨。它与夏天的雨就完全不同,一阵凉风吹来,一场雨就纷纷地落下来了,没有漫天乌云,也没有雷电交加,在不知不觉之间,雨就淅淅沥沥地下来了。而且一下下个不停,有时是一天,有时是两天,甚至有时候一周都没有停。雨是那种细细的雨丝,缠绵绵绵。这个时候,多情的才子是不会待在家里的。一个人走在山坡的小路上,走在青石板的小巷深处,任凭蒙蒙细雨淋湿了衣

乐。当时的北海高密(今山东高密)人郑玄,家境贫寒,却勤奋好学。后来,因为生计所迫,郑玄18岁时只好弃学,暂时充任乡里主管收税、徭役等事务的小官,这时,郑玄依旧刻苦攻读。郑玄21岁时,杜密途经高密,发现郑玄在孜孜不倦地读书,虔诚而认真。杜密认定郑玄是个人才,“即召署郡职,遂遣就学”,使他专心致志地学习。在杜密的大力扶持下,郑玄踌躇满志地踏上了游学之路,并就学于名儒马融。40岁时,郑玄以“博极群书,精历数图纬之言,兼精算术”而闻名遐迩,当时,“山东(太行山以东)学人无有出其右者”,成百上千的人拜他为师。郑玄对经学的研究兼收并蓄,著作等身,“凡百余万言”,学者无不叹服,他的学说被称为“郑学”。郑玄能成为著名的经学大师,和杜密的发现赏识是分不开的。

汉灵帝时,陈蕃辅政,杜密又出任太仆一职,最终位极人臣。不久,因党锢之祸,杜密愤然自杀,把生死置之度外,用生命捍卫人间的道义。作为东汉名臣,杜密因为舍生取义而名垂青史。